



猛  
龙  
戏  
凤

左 晴 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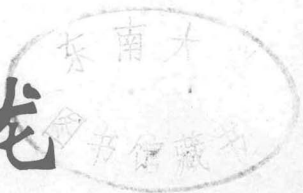
I247.5/297

I247.5  
Z97

猛

文艺出版社

龙



戏

(台湾)

左晴雯 著

凤

403



真知文化出版社



ZL142005

责任编辑:李 刚

封面设计:符晓笛

左晴雯作品集

猛龙戏凤

(台湾)左晴雯 著

---

真知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章:6 字数:128 千字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

ISBN7 - 378 - 1731 - 0/I. 1691<sup>\*</sup>

定价:9.80 元

## 第一章

大唐北方漠南草原。

碧蓝清澈的穹苍天幕环拥着广阔无际的翠青绿草，烈日骄阳炙烘大地，闷人的热气自草缝土隙间缓缓升散。

漠南草原！当今世上最为肥沃的天然牧场，自古即孕育狂迈不羁的大地之子在此放马野牧——。

安小驹俯趴在空旷的草原上，耳朵紧贴住地面。

她已经在此守候好些时辰了。

可草原上除了偶尔低空掠过的鸟群之外，完全不见任何牧人马群，举目所及尽是一片荒野穹苍。

侧个方向，安小驹换以另一边的耳朵继续专注先前的倾听工作，娇嫩的脸颊不但因长时间在酷日灼晒下而显得红通通，小巧挺立的鼻梁上更早已布上一层薄汗。

近三个月来，她每天都在这一带草原徘徊观察。

今天——她决定付诸行动。

仿佛感受到大地传来的异样气息，安小驹扬高蛾眉，整个人像被雷击中般从地上弹坐起身，抬眼朝四方搜寻，却什么也没看见……

草原上仍是空旷一片。

垮下肩、皱着眉，安小驹红艳的双唇朝下画出一道失望的弧度，她不信邪地又趴回地面，附耳倾听——。

半晌，她再度热烈地抬起头；而几乎同时，随着隐约传来的阵阵马蹄达响，远方地平线上赫然尘土高扬——。

来了！

安小驹心中一喜，看着逐渐清晰逼近的黑驹骏影，她根本来不及整理服装仪容，即连忙放低身子绕到耸立在一旁的巨石堆后头。

高大的黑色骏马缓下奔驰的步伐，大范围地绕跑两圈之后，才在固定的位置停下来，并喷了喷气，低下头专心吃草。

望着眼前在烈日映照下闪闪发亮的黑色鬃毛，安小驹兴奋得一颗心怦怦直跳，她发誓这是她这辈子所见过最完美的一匹马了。

抱着必胜的决心，她迅速将事先准备好的一捆绳索挂在身上，并快步移向自己藏在巨石堆后头的

白色坐骑……

深吸口气，她附在马耳旁低声说了句类似鼓励的话后，突然一脚踩上马镫、俐落地翻身上马，毫不犹豫地策马奔出——。

正在吃草的黑色野马显然被这突来的“闯入者”给吓到，它嘶鸣了声，立刻扬蹄朝先前来的方向狂奔而去。

“加油啊，“沙暴”！追上了回去大大有赏。”安小驹迎风喊道，以强劲果决的姿态紧追不舍。

为了擒住这匹难得一见的上乘野马，她特地挑出全牧场素质最佳、血统最优，同时也是跑得最快的爱驹“沙暴”，她相信以“沙暴”的脚程绝对可以顺利“完成任务”。

眼看和黑马的距离终于缩小到“安全范围”内，安小驹双手放开缰绳，将已结系成圈的绳索下端缠握在手，并强劲地在头顶上方甩动开来，企图抓住最佳时机和角度一举套住猎物——。

“喝！”

看准目标，安小驹大喝一声，使劲儿抛出绳圈，却因为用力过猛，套了个空，黑马也因此转往另一个方向。

“该死！”她懊恼低咒，对自己的“失手”十分不悦，她调拉缰绳，继续紧急追赶。

由于安小驹的注意力全放在腊物身上，以至于掉转方向的同时，完全没注意到从她后头正传来另一阵达达马蹄——

“这次绝不放你走！”安小驹喃喃自语，重整手上的绳圈，并双脚踩马镫，身子微向前倾，臀部离开坐鞍，呈现半站立的姿态。

她再次看准位置，奋力掷出绳套……

望着呈抛物线完美飞出的绳套，安小驹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接着，她看到人世间最“没有天理”的事在她眼前发生——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另一个绳圈从另一个方向飞来？并且抢在她之前先行套中了那匹马？

难道……

“逮到了、逮到了！”

循着突如其来的欢呼声，安小驹猛然回头，这才惊讶地发现身后不知何时多出了十来骑的人马。

“喂喂，你们做什么？”她急叫道，难以接受地看着这群人以“主人”的姿态一人一绳圈地捕套住那匹黑马。

“这匹马凶得很，不套牢点，它会挣脱跑掉的。”一位满脸蓄满络腮胡的高大壮汉驱马上前朗声说道，接着便开始指挥其它人团团包围住那匹顽强挣扎的骏马。

“我才不会让他跑了，用不着你们操心。”安小驹紧拉住自己手中那条仍套在马类上的绳索，阻在众人面前。

“我说这位小姑娘，你也别在这儿凑热闹，小心等会儿它踢到你……”大胡子兄好心想拉开她。

“我、凑、热、闹？”安小驹一字一句进道，双瞳瞪得比马眼远大。

有没有搞错？竟然做贼的喊抓贼。明明是她先追这匹马的耶！

“我在追我的“傲鹰”，是你们硬过来凑热闹才对吧！”她两手插腰指正道，为了追捕这匹野马，她的模样实在称不上端庄——她的发丝微乱，发间甚至还掺杂着数根杂草。

不过以她捕马时的那股悍劲儿，恐怕连男人看了都要退让三分。

““傲鹰”？什么“傲鹰”？”大胡子兄怪叫道，迅速以一种错综复杂的神情望向他身旁另一位高颀挺拔的伟岸男子，而后者只是微挑单眉，漠然的脸上看不出一点心思。

“这是我替这匹马取的名字！”安小驹骄傲地扬起下巴，顺便拐着弯宣告这匹马的“主权”。

闻言，胡子老兄突然拍着大腿放声大笑，以手指着黑马，朝身旁冷峻的男子说道：“听到没？东



方老弟，她竟然叫这匹马“傲鹰”耶！哈哈，真绝！”

大胡子的反应让安小驹深觉受辱，她两手插腰，忿忿不平地道：“我不觉得这名字有什么好笑的。”

“没错，真是“绝妙好名”啊！”大胡子兄笑得更是不给面子。

这下，安小驹真的有些火了。

“在淑女面前笑成这样，难道你不怕从马背上摔下吗？”她双颊气得鼓鼓的。

“唷——这小妞儿还挺有脾气的嘛！你说对不对啊？东方老弟。”摸了摸杂乱的络腮胡，大胡子兄径自对身旁好友说道；仿佛她根本不存在似的。

算了，好女不与恶男斗！尽管这群男人的态度十分恼人，安小驹还是决定“宽宏大量”地不与他们计较。

安小驹扭过头，下巴依旧高昂，她维持最基本的“骨气”道：“现在，请放开我的马，我要走了！”她掉转马头。

“你的马？”

冷沈的嗓音稳稳住她的脚步，安小驹转过身，见到那位冷峻傲然的男子已策马上前——。

“当……当然是我的马……我套中它了！”她庆

幸自己还能正常出声，事实上他一双漠然的眸子早已盯着她浑身不自在。

不晓得为什么，她总觉得他只要再待上半个时辰，这片草原可能会因此而开始下雪结冰……

这是种奇特的感觉！因为，基本上一个人的表情是不可能改变天气的，但——他确有一张足以使草原结冰的脸孔。

咽了咽口水，她还算镇定地正面直视着他。

“很显然地，我们比你早了一步。”

东方乔扯扯嘴角，冷傲地扬起手中握有的绳索，而依循那条绳索的“路线”望去，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绳圈确实比她早一步套中黑马。

“但是我先开始追的啊——”她们不放弃争取自己的权利。

“事实胜于雄辩，追捕野马本来就是公平竞争，先套中的就是主人，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吧！”大胡子兄也上前说道。

“话是这样说没错——”安小驹点点头，尽量挤出“和悦”的脸色回道。“只是我很好奇你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匹马的？”

大胡子兄抓抓头，屈指算道：“大概三天前吧！你问这作啥？”

安小驹突然露出得意的笑容，一副胜券在握的

模样，她骄傲地亮出三根手指，道：“我三个月前就发现它了，足足比你们早了两个多月。”

“那又如何，我先抓到它——这是事实。”东方乔不带感情地丢下一句，随即拉缰掉头，其它人见状也纷纷囚着黑马预备离去。

“等等，你们不能带走它！”安小驹急了，死命拉住手中的绳索——幸好她的绳圈还套在马头上。“我绝不会眼睁睁看着你们抢走我的马。”她叫道。

“放手，你会受伤。”东方乔回过身，冷声命令。

那匹黑马因这突来的争执，再度焦躁地前后踢腿——。

“不放！”她用力摇头，同黑马一样做出顽强的抵抗。“别以为你们人多势众，就可以欺负我一个柔弱女子。”

“嘿，我们哪有欺负你？！”大胡子兄不平道，况且她看来一点也不“柔弱”。

“放手！”东方乔再次沈声道，脸色比先前更为冰冷。

“不放！”尽管他有让草原结冰的本事，她也绝不会退让。

望着那匹黑马不断猛扯着连接在她手上的绳索，东方乔的眉头不由得微拧了下一——再这样下



去，她会被拉下马背。

“如果我是你，我现在不会拉那么用力。”东方乔提醒道，同时自鞍袋抽出弓箭。

“我当然要用力的。”她执拗道：想要她放手？门儿都没有！

“这是你说的，别怪我没提醒你。”

“什么意思……啊！”

当安小驹觉得他的语气有些古怪，正想抬起头来时，突然咻地一声！她的绳子被一箭射断，而她也因先前用力过猛，顿失重心，整个人往后跌去一

※ ※ ※

“我真不敢相信，我们竟然摆脱不掉她！”

马长生朝着骑在他右前方的东方乔大喊，并摸着络腮胡，不断好奇地朝身后张望——他们已经策马疾奔好一段路了，却还是见到那抹固执的身形如影随形地紧跟其后。

“她的骑术相当精湛，而且耐性惊人。”东方乔平心而论。

无论男女，只要身为大唐子民，会骑马并不稀奇，不过他倒是很少见到像她骑术这么精良的；同时他也注意到她并不像其它一般女子骑的是温驯的小牝马，而是一匹雄性、高大的烈马。

“真是，难得你刚好来北方找我，并答应出来帮我猎马，没想到就惹上这等麻烦事儿……唉——她到底要跟到什么时候啊？”马长生大叹一声，感觉自己好象真的在欺负“柔弱的”良家妇女。

“要她放弃很简单，把马让给她就行了。”东方乔一派淡然，反正他只答应帮忙抓到马，至于其它的事……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了。

“不行！”马长生大叫道，吓得胡子全竖了起来。“我已经答应娘子，要把这匹马抓回去送她的，如果她知道我把马送给一位娇俏小姐儿，她肯定会把我打死的……不成、不成，说什么都不能把马让她。”

“你那么大的个儿，谁打得死你？！”东方乔似笑非笑道。

“我娘子就会！”马长生认真点头，他生平谁都不怕，就怕他家娘子不高兴。

“北方的女人果然比较悍。”

“怎么样？怕了吧！”马长生朗声大笑。“现在是不是开始觉得京城里的女孩子比较温柔可人了？”

东方高耸耸肩，未置可否。

抚着大胡子，马长生继续说道：“不过，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女人敢对着你那张冰块脸大吼大叫的……”

“她是对‘我们’大吼大叫。”东方乔慢条斯理地纠正道，脑中不由地浮现安小驹刚才据理力争的蛮样。

“说得也是，她一直骂我们仗势欺人什么的……看来她真的气极了。”马长生搔着头，见东方乔仍旧是一副冷冷淡淡的表情，忍不住又说道：“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比较有兴趣看你抓狂时的表情……”

东方乔微睨他一眼，轻扯嘴角。“你什么时候开始和二哥‘狼狈为奸’了？”

“这叫‘有志一同’才对！就像你们四兄弟，不也同时为了一颗红蛋逃家？”

马长生取笑道，虽然东方乔没多说什么，但依据他和东方家熟稔的程度，不用想也知道他们这次集体离家肯定和东方老爷长期逼婚脱不了干系。“或者，你们是不想吃到今年东方老爷的寿桃？”

“你的消息倒挺灵通的嘛！”

“那当然，‘震远镖局’可不是浪得虚名……”马长生洋洋得意。“见不多、识不广，是无法有今天这种局面的。”

“我以为你们只负责保镖，原来还兼包打听。”东方乔调侃道。

“嘿嘿，我交友广阔嘛！什么没有，就是‘眼

线”特别多。”马长生笑道，骄傲得像只开屏的孔雀。

东方世家历来经营南北货生意，常年有大量货品在各地流通运送，皆是委托“震远镖局”全权包办押货，两家自上一代开始就颇有交情，其中又以东方老三“傲鹰”和“震远”第二代继承人马长生相识最深，甚至还成为莫逆之交。

在众人眼中，东方乔冷静孤傲、习惯独来独往，马长生豪迈粗犷、喜欢呼朋引伴，两人的个性完全南辕北辙，根本就是八辈子不可能凑在一起的人。

可就在东方乔十四岁那年，在一次随同父亲到北方洽商生意期间，认识了年长三岁的马长生，同时也开启了两人交友史上一个“突变的异变”……至于他们熟稔的经过，恐怕连其他东方三兄弟也未必清楚。

“不过我说东方老弟啊，娶个媳妇儿回家其实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嘛！瞧你们兄弟一个个都避之唯恐不及……”骋驰了一段路之后，马长生忍不住开口说道。

“这话从你口中说出来，似乎不具什么说服力。”东方乔的唇色逸出难得一见的浅笑道。“是谁刚刚还嚷嚷着怕回去会被娘子打死的？”

“哎哟，这根本是两码子事——”马长生搔搔鬓毛，粗犷豪迈的脸上竟然出现一丝腼腆的神情。“反正能够分发红蛋给亲朋好友的那种感受，真的、真的很难用笔墨来形容……等你以后娶了媳妇儿，自然就能领略到个中滋味……”

“我相信。”

“这就对了。”马长生欣慰道，没料到他会这么快就被“感化”了。

东方乔摇摇头，仍然气定神闲地说道：“我是相信——就你这样从不沾笔墨的人而言，那种感觉恐怕真的很难形容……”

“你这小子！”马长生翻了翻白眼，啐道。“老是这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看了让人真想揍你一拳。”

“这招你已经试过了，吃力又不讨好，不是吗？”冷峻的脸上终于漾出笑容。

“就是这样我才更想打你。”马长生粗声咕哝着，他虽然长得比东方高高壮魁梧许多，可每次对他动武都没讨到过半点便宜。

这已经是呕在他心中多年的“遗恨”了！

保持飞快的速度，两人又驰骋了一段路，接着他们很无奈地发现安小驹仍然如顽固的骡子般穷追不舍，丝毫未见疲态。

“看来她会一路追着我们回镖局。”东方乔探头



回视着。

“我想她是真的跟你卯上了。”马长生拱着浓眉，口气“悲凉”。

“跟我？”东方乔挑高眉，颇不以为然地道。“我以为她应该是冲着你打算用来“哄娘子开心”的那匹马才对吧！”

“原本应该是这样的没错，但是你刚才一箭射断了她的绳子，难道你没瞧见它的脸因此都绿了吗？”

“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东方乔说道，刚才他如果不立刻弄断她的绳子，她可能早就被拉下马背，死在乱蹄之下了，哪还有命在这里同他们飙马？

“所以你也真是可怜，都已经被逼离开长安了，没想到现在还沦落到被女人追的地步……唉！”

“她是追“我们”。”东方乔再度提醒，不容许他的朋友老是“恶意遗忘”这项“事实”。

“既然如此，“我们”就有责任把她给摆脱掉，对不对？”马长生抓抓胡子，突然眉开眼笑了起来。“我有个不错的主意，想不想听听？”

“不想。”东方乔断然回拒。

早料到他会有此反应，马长生仍然不以为意，继续贼笑道：“我想我们还是在这里“分道扬镳”吧！”